

散文公社
甘肃卷

格桑梅朵

蓝天草地遍地格桑梅朵盛开，金黄的油菜花，经幡在远处飞舞着，看到这些，我就知道我又到家了。石堆、经幡、哈达，转经的老人和孩子，眼睫毛在脸颊上落下淡淡的阴影。红衣僧人是静默的，静得能听到草拔节长高的声音。有清泉蜿蜒流过，喝着这水，养育出满村子嗓音清亮的女子。

王琰〇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散文公社

甘肃卷

格桑梅朵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格桑梅朵/王琰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0.9

(散文公社. 甘肃卷)

ISBN 978-7-5306-5614-3

I. ①格… II. ①王…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72405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永清县金鑫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8.5 插页 2 字数 176 千字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8.00 元

格桑梅朵



目 录

格桑梅朵

- 丹巴他们 003
阿克班玛 020
碎片 025
它世界 029
代古寺大火 041
九层阁 043
格桑梅朵 045
黑措 048
水磨坊 050
达宗湖 052
车过铁齿梁 054
迭部：从一座山到另一座山 056

来苏水和藏药香的记忆

- 藏医院 065
- 白衬衣 068
- 拔牙 072
- 麝香 074
- 在奶奶家的日子 076
- 花椒 078
- 梦里家山 085
- 上坟 092
- 风在往事间行走 096

桑烟在上

- 木纹 101
- 垂穗披硷草 103
- 打碗花 105
- 菜园子 107
- 春节 109
- 朝水节 111
- 腊子口记忆 113
- 七道梁 116
- 荞面搅团 118

姥爷 120
二哥 122
死亡 124
毛桃 126
柿子 128
那棵梨树不孤独 130
溪流隐匿着多少快乐和忧伤 132
牛骨头 135
雨天里的旧时光 137
白龙江像个大人物 139
迭部沟 142
苏噜 147
温暖的家 150
包谷丛生的家园 155

阐述

解放路369号 161
想起爷爷 172
阐述 179
方块字 191
玉米 205
猫和李喜 212



与几个地方相关的若干词组

青海青青 221

风过祁连山 227

一座临河而居的城市 237

凉州贤孝：三根细弦天地大 249

“天一生水”：伏羲祭典 255

临夏：保安腰刀 262

格桑梅朵



格 桑 梅 朵

蓝天草地遍地格桑梅朵盛开，金黄的油菜花，经幡在远处飞舞着，看到这些，我就知道我又到家了。

⇒ 丹巴他们

丹巴

隆冬，仿佛原本就应该是不尽的白，一场雪化不尽又被另一场雪覆盖了。

清晨的桑科草原，天还未亮，灰蒙蒙的，整个天空都显得低，如同深陷在一个深重的梦魇里。这广阔的草原，此时，满目萧条而荒凉。直到太阳跃然而起，白雪才变得耀眼，阴霾忽然不见了。曾经过膝的青草，此时枯萎苍老地伏在白雪之下。

一天只一趟班车，在碎石铺就的路上颠簸蹒跚，车停下，将他卸在白雪地上，从这里往老家的庄子，是不通车的。

丹巴向白雪深处慢腾腾地走来，犹豫不决，近了才看出，其实不然。他弯着腰，背着个硕大的东西，用床单包着，疙里疙瘩的，样子不太规则，所以走不快。

他保持着这个姿势，走了很久，疲惫不堪。

这里原本有一条小溪，冻住后又被雪埋没了，早不见踪迹，这让丹巴稍稍有些不安。

小时候丹巴在这片草原上放牧。每天凌晨起床，把羊群放出来，风追赶着羊群，往不见人迹的草原深处去。羊群隐隐移

动，啃着挂着一滴滴泪珠悲伤了一夜的青草，反复咀嚼，像是舍不得咽下。草为什么悲伤，是因为久久不来的春天吗？真是老掉牙的幻想。

羊常抬起头，深情地凝望远方，长长的胡须风中，像高原上的智者，思索着类似哲学的问题。夏天，远处山顶上总有雪，纯净而寂寞的白。

寒风没有阻挡地直吹过来，要把人吹透了。下午，才到家。刚进院子，两个穿白色警服的警察迎了上来。他们早等得不耐烦了，看到丹巴不免有些喜出望外。关心备至似的接过他肩上的东西，不由分说解开床单，看清楚里面是个电视机，给他铐上手铐，带上辆三人摩托车，骑上走了。

丹巴去城里出差，住一个朋友家，见朋友的彩电，从心底里喜欢。趁朋友上班，将人家的彩电用床单包了，鬼使神差偷上就走。

邻居在院子里看见他背走一个大包袱，朋友又知道他家地址，警察就开着摩托，早早去他家等他了。

丹巴有个女朋友，就要结婚了，可是女方要个彩电，丹巴家穷，买不起，婚事就拖了下来。不知判了几年。

白雪化去，终于露出黑色的泥土，以及，深藏在泥土下面蠢蠢欲动的芽尖。

丹巴的未婚妻要生孩子了，丹巴单位的领导说，丹巴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学习了。

丹巴原本是他们庄子里最有学问的人。



欧阳桑丹

遇到他是菩提花开败之后，我急急地走，围着那座菩提塔，塔包着树，树在塔中，我看不到菩提树，在哪呢？陪同我们穿着暗红袈裟的僧人不说话，指指心，我恍然大悟，树在心里，塔在心里，佛在心里。而我的心绪已经是犯了大忌。

那是个明朗遥不可及的下午，没有一点征兆。又一群穿着暗红袈裟的僧人走过，多仁巴的欧阳桑丹，面带佛像，两耳垂肩，端庄慈悲，看到他的第一眼，一切便安静下来，一点点一滴滴，从心灵深处，变得沁沁凉凉，原本的浮躁就这样消退，生命的本相才可能显现出来。我曾经哽咽在胸中的悲伤，忽然变得没有了道理。

塔尔寺背靠着山，满山的绿，夹杂着打碗的花，白之中带着浮沙的粉，正汹涌着向山外漫溢。山里许多一格子一格子刷了白灰的小房子，不知是不是都有僧人在其中苦修。

我是俗人，愚不可及，才有那么多的烦愁。而欧阳桑丹，平和而且善良地待我，我给他打电话，请教我不明白也想不明白的事。偶尔他也会打来电话，问一声平安。这一次接电话时我儿子正在发烧。二〇〇四年的春天，我细细柔柔的儿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地生病，感冒抑或是别的什么病，让他一夜一夜地发烧。我的语气一定不同平时，干枯急躁而又疲惫虚弱，我想我快要疯了。第二天的同一时刻，欧阳桑丹又给我打来电话，说我给你儿子念过健康经了，他好一些了没有？我小小的儿子竟然真的好一些了。他以嘹亮的诵经声为我和我的家人们祈福，祈求佛降给我们健康平安。

我保存了他给我儿子画的一只鸟、一匹马，唐卡上的样子。鸟是飘洒的弧线，马像马，又像狗，比较中性的样子。那个下午，我儿子坐在他的膝头，他抓着我儿子的小手，在一张小小的便签纸上一路画了下去。我们照了许多照片，他叮嘱我，一定给他寄一份，因为他的在乎，我很欣喜。没事翻照片，我两岁的儿子能指着照片上的他，清清楚楚地说，这是欧阳活佛，再看一张，又说，这是欧阳活佛，我们永远保存了他的端庄慈祥。

欧锦赛是所有男人和部分女人的饕餮大餐，而趴在电视机前不睡觉的竟然还有欧阳桑丹，他向我说他对足球的热爱，说这个我们也喜欢的。而我听后哈哈大笑。那个凌晨他与足球一起激动着。我真是俗人，又用了俗人的尺子去丈量佛的日常生活。

青海在高位，湖蓝得高贵。有一次打电话时，他说他在海南，我下意识地以为是那个长满青青椰子树的海岛海南。后来我才想明白，青海人说的青海湖的南面是海南，他们还说海西、海北、海东。他在青海湖南面时，我在青海湖遥远的东面，靠近黄河的地方。

欧阳桑丹，他的日子比我的世俗生活更繁忙。他在参尼扎仓修完学，已经离开塔尔寺，回青海贵德容一寺做他的寺主，繁忙着每天为人治病，繁忙着为整修寺院四处奔波。我喜欢这个寺名，容一寺，一副大家气象。

青海的街上，如果你看到袈裟暗红，却一边走一边忙着发短信的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欧阳桑丹了。这个活佛，形式上看起来有一点点世俗的气息，却因此让我更觉得亲切。



阿可旦增

这一天的行程是从中午开始的。

大经堂的守门人不在，每个寺院都有大经堂，寺院的灵魂所在地吗？

寺主阿可旦增把我们让进了他的客房。僧人们对他的恭敬，让我也觉得对他只能仰视。我们盘腿坐在炕上，水开了，倒上来的是正宗的酥油茶，里面加了切片的生姜。阿可旦增不知道生姜用汉语怎么说，于是这样向我形容，就是一种调料，你们做菜时用的，拿手比划，不太大，就这么大。加了姜的酥油茶更要趁热喝，才满身舒畅。台阶下绸子花挤挤挨挨，狗在远处虎视眈眈，头出奇的大，不知是不是藏獒。

这一片白色寺院，依旧依山而建，原是世外的所在。时轮的精确，常为世人惊异，它眼中的世界，与我们眼中截然两样，却又有着惊人的巧合。

白塔照旧是下方上圆的形状，煨桑的白烟一路向佛传达着人间的讯息。佛如阳光、空气，无处不在。

我匆匆地来，终会匆匆地去，返回熙扰的红尘中去，并不心存奢望。

阿可旦增将我们一路送去。照片定格，也照旧是那一日蓝天白云绿草地。

卓玛

卓玛不看人，忙着打酥油，拿一柄长木棒，在那个叫奥扫

的高高的桶里一下又一下地捣,桶上盖着盖,木棒从盖上的孔里上上下下。木桶里是热的好奶,黄黄的油慢慢地离开了奶,打完油的已不叫奶,叫达拉水。晒在黑帐房外面的太阳下,干结成一地乳黄色酸酸硬硬的曲拉。

孩子们都是好样的,凌晨两三点就把牛羊赶到草山上,带着露水的草吃了是最长膘的。这会儿也已经吃得差不多了,一个个肚子圆圆地鼓着,安详地四处张望。没有树,大太阳里牛和羊也只能拖着肥肥的身子一起待在灼热里,高原的阳光就是这样强烈又耀眼。高原的天气是小孩的脸,刚刚还艳阳高照,一会儿就下起暴雨,偶尔还会下冰雹,像鸡蛋那么透明的冰球乒乒乓乓地砸下来。

男人们四季都穿羊皮缝制的大皮袄,光面朝外,穿着皮袄不怕冰雹,也不怕炎热,热了把半边的袖子脱下来,露出里面的衬衣,皮袄在腰里扎住,袖子在身子边空空地晃动。

卓玛终于打得差不多了,拍拍手站起来,眯着眼睛,脸黑红着,长长的辫子垂在胸前,绿毛线交叉着缠住。长柄木棒轻飘飘地放在叫奥扫的桶里。藏族女人们比男人辛苦,家里永远有干不完的活。

我们总是闲不住地骑着车子东奔西跑,这回我们进了卓玛的帐篷。

也就十点来钟吧,不到午饭的时候,说不清为什么,我们会停在这个黑帐篷前。

露水还没干,一闪一闪地亮着。卓玛给我们盛上窝奶,长毛的牦牛奶做的窝奶,比平常的多几倍醇,于是变得不平常地香。卓玛还在忙,我把吃窝奶的糖放了些在酥油茶里,味道也



不错。

卓玛袍子的领口有些张着，露出小麦色的皮肤，让我觉得性感的美丽。她的笑靥，灿烂如花。

我拼命地喝，卓玛只是看着我笑，不说话，只是一次一次添满我的杯子。

春夏，草原上开满格桑梅朵，不像油菜花那样单调的黄得耀眼，是绿中点缀着金属光泽，闪烁着让人过目不忘，普通但却动人。这也许就是卓玛给我的印象吧。她比划着告诉我们她的名字，她叫卓玛，意为度母，藏传佛教里度母以颜色区分为二十一相，多彩的度母总是慈善优雅。

朱哲琴有首歌叫《卓玛的卓玛》：“卓玛卓玛，阿妈叫我卓玛，我叫阿妈卓玛卓玛卓玛。”草原上的美丽女人，不知是不是都叫卓玛。

我们骑上车子，该离开了。卓玛背着背水的木桶在我的目光里走远，木桶幸福地贴靠在她的背上。

杨旦

杨旦是个牧民，如同其他牧民一样，与草原朝夕相伴。可是他给自己取了个最普通的汉人名字，叫杨旦。

他总是高高兴兴地在他的庄子和城镇之间穿梭。我们家是他固定的落脚点，每一个月头上的那几天里，中午放学回家，就会看到一个人目光闪烁地坐在方桌旁，并向我们露出黝黑的笑容，等着和我们一起吃饭。吃完了他还要把碗舔得干干净净，两手交替着一抹嘴，搓在手上，顺便把脸和头也一起抹

一遍，碗和他的脸一起泛着清爽的油光，一边还在嘴里发出“啹啹”的声音，似乎是对饭菜一种礼貌的夸奖。我哥哥早在他一开始舔碗的时候，就已经逃之夭夭了。

他给我们带来大塑料桶的奶子，或是一大木桶的窝奶，又或是一小块黄灿灿的酥油和弥漫着熟香的青稞炒面。那桶奶子倾倒了一大钢精锅，于是我们便天天使劲喝牛奶。纯奶煮开稍一凉，上面就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奶皮。这样厚重的奶子一天到晚喝下去，全家人就一起拉肚子。窝奶放两天就酸得要命，父亲请他们科室的护士鱼贯而入来我们家吃窝奶，吃完后再目光严肃继续回去上班。后来想出一个好办法，用窝奶当酵头蒸馍，蒸出的馍一个个像上好的棉桃，喜悦膨胀然后咧开嘴。

可爱的杨旦具有诗人气质，他擅长形象化描述，并切入本质。如果他说给我们拿了些肉来，褡裢里跳出来的有可能是一头小牛犊。冬天出生的小牛犊母亲没奶，是养不活的，于是都被卖了吃肉。调料腌过后放入热锅里爆炒，黏黏的有股特殊的味道。

有两年，牧民们时兴色彩鲜艳的运动衫做内衣，杨旦是个时髦的人，于是红红绿绿的从藏袍里露出来。

他带着他的儿子进城，他的十五岁的大儿子静静地坐在一边，开始有了男人的沉默。说是就要娶媳妇了，不知道他父亲会给他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新娘，我有许多的好奇。

杨旦有三个孩子，他说他只有两个，女儿是不算的。

那一天突发奇想，要跟着他骑车子去他家。他从心里高兴，什么也不说带着我们就上路了。三十里路，我们骑了近两个小时。小路高低不平，颠得五脏都不在原位。不过还好，一路